

從地獄回來的死靈……

莫禪和藍臻臻為了尋找關於姚淑貞的線索來到綠湖安養中心，不久前這裡發生了老人集體自殺的案件，兩人以此著手，赫然發現痛失另一半的老人家聽信姚淑貞所言，認為老伴死亡只是暫時的，很快就會復活。

為了查明真相，他們決定在頭七這天待在安養中心裡一探究竟。

打開落地窗站在陽台上，就可以聽到「雙人枕頭」的音樂，藍臻臻往左邊望去，長屋那排熱鬧非凡，他們似乎正準備慶祝老伴的歸來，完全不像平日的靜謐。

藍臻臻什麼都不好說，外面的音響跳到下一首「愛情的恰恰」，阿水嬤他們喜歡的歌都好像。

「繁華的夜都市，燈光閃閃爍，迷人的音樂又響起，引阮想到你……」

這個夜晚聽這樣的歌，真的挺歡樂的！

藍臻臻拿出手機滑著，今天下午在這兒拍了不少照片，也幫單爺爺拍了許多張，綠湖的景色旖旎，她不只希望未來自己的安養中心能長這樣，也希望老了之後能住在這樣的環境裡。

唉……距離這個目標，存摺裡不知道還需要幾個零。

嗯？藍臻臻往回滑了一張照片，那是她在這裡隨手拍的附近景色，包含道路跟那五彩斑斕的大花圃，那不屬於住戶的庭院，而是安養中心種植的，裡面各式花卉爭奇鬥艷……

藍臻臻以手指放大看著，這不是——法陣的圖案嗎？

才在驚愕之際，一陣惡寒猛然襲來，她打了個寒顫倏地抬頭，聽見牆上指針往前進了一格。

子時。

「呀——」清楚且淒厲的尖叫聲劃破了夜空，藍臻臻立即跳了起來。

「那什麼？」連單爺爺都驚愕不已。

「爺爺你不要動！」藍臻臻立刻再衝向單奶奶房間的陽台，朝左下方望去，遠遠約五十公尺外的彩色花圃裡，泛出了光芒。

不只那兒，附近所有繪有同樣圖案的建築物上，圖案都泛出了紫光。

是花圃！居然利用花卉種出了法陣！

「喂！莫禪！」藍臻臻趕緊打給去分送蛋糕給其他老人的莫禪，「你看到了嗎？那個……」

「看到了，下來，東西別忘了！」聲音竟來自屋內。

藍臻臻愣了兩秒，趕緊衝進屋裡，很快衝到二樓樓梯口，「是那個花圃！」

餘音未落，敲磬的聲音緊接著傳來。

樓下的莫禪驚愕的聆聽著那像是做法事的聲音，無比惡寒竄上，雖然敲的是磬，誦得像經文，但他聽起來就是渾身不對勁！

「走了！」莫禪抬起頭，從迴旋樓梯的中間看著傻在上頭的藍臻臻。

「好！」藍臻臻才走下兩階，立刻想起了一臉慌張的單爺爺。「單爺爺，你

千萬千萬不要出門！」

「這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單爺爺身子都撐起來了。

藍臻臻先衝進單奶奶房間，把陽台的落地窗關上，隨手貼上便利貼符紙，再滑了出來。

「爺爺，他們真的要復活另一半，我跟莫禪必須去阻止這件事。」她認真的把單爺爺扶著坐下，順道調大了音樂音量，「他們召喚回來的都不是認識的人，這很嚴重的……你只要記住，不管發生什麼事，你千萬不要離開這裡。」

單爺爺緊皺起眉，「這是什麼……你們要去做什麼！」

「外面不安全就對了，窗子也不要開。」藍臻臻焦急的說著，「一定要記住！」

單爺爺只能點頭，他感覺得出來是大事，而且相當嚴重，看著藍臻臻匆匆往樓下去，他連小心點都來不及喊。

莫禪已經拿妥了他要的東西，藍臻臻飛快地取走屬於她的銀色手提箱，其餘簡便型的就塞進口袋裡；她有自己慣用的手提箱，大小剛好，這是擺攤專用箱，裡面已經放妥法器，熟悉的東西她使用起來才順手。

另一隻手腕上掛著塑膠折疊椅，上面當然也是刻有咒文的，這種椅子非常便利，也是擺攤利器之一，而且收納方便，折好可以當武器扁人，中間的洞掛在手腕上移動也便利。

「那個花圃的顏色跟曼陀羅一樣，就是法陣的形。」藍臻臻奔出小木屋後關上門，「我記得那片很大呢。」

「不然怎麼能容納這麼多人的復活。」莫禪才跳上遊園車，立刻就止住，「我們用跑的！」

「很遠耶！」她嚷著，下一秒遊園車頂端竟翻下一張猙獰的臉，「哇啊——」她嚇得踉蹌，莫禪早就拿著雨傘擋在她面前，一秒擋掉對方。

「機靈點！」他唸著，怕的打開自動傘，逼得厲鬼跳離。

「你看到幹麼不早說！」她趕緊也把雨傘握在手上，雨傘是非常好的防禦物，範圍大又操控便利。

「妳是第一次遇到嗎？現在都什麼時候了本來就要機警一點。」莫禪沒好氣的棄車往小徑上跑，「坐車反而危險，空隙太多了。」

「活動中心的跑出來了嗎？剛剛那個很面熟耶！」她只能跟著在後面跑。初次造訪綠湖時他們就遭到厲鬼攻擊，出師未捷身先傷。

「那種臉妳也分得出來？我連認都懶得認。」莫禪一邊跑，一邊看著路過的某間屋外牆上發光的法陣，「這能不能破壞啊？」

藍臻臻望著牆上，「怎麼破壞？那是畫的還是馬賽克？」

莫禪只遲疑了兩秒，立刻放棄，對他們而言，原始大法陣才是最關鍵的。

隨著每次敲磬的聲響，都令人感到邪惡更添一分。

逼近花圃，整座花圃都散發青光，那是從地底冒出來的青白光線，令人不敢靠近的龐大邪氣幾乎壓得人喘不過氣；而在繽紛的花叢中，如花般的「人」們在土裡掙扎生長，緩慢鑽出。

「圍起結界！快點！」一抵達花圃外圍，莫禪立刻吆喝，「不能讓他們出來。」

「那是什麼……人用種的嗎？」藍臻臻嚥了口口水。

「快點圍！」莫禪大喝，直往長屋那邊衝去，「我去找阿水嬤他們，讓他們關掉音樂！」

藍臻臻飛快地蹲在地上拿出熱熔槍，用這個要圍到什麼時候啦！武曉愛，妳為什麼給這種爛道具！她決定抓過可樂，扭開來用倒的，水當然比什麼都快。

「雙人枕頭，若無你，也會孤單，棉被卡厚，若無你，也會畏寒……」

阿水嬤正在放「雙人枕頭」，這是歌咒嗎？未免也太明顯了，她不太相信，莫禪應該是要去確認他們到底在幹麼，還有，究竟是誰在敲磬。

「怎麼了？」驚恐的聲音傳來，安養中心員工阿森慌亂的衝了過來。

「走開！」藍臻臻一見到他就立刻搖手，「不是叫你們不要出來嗎？」

「我值大夜啊，我正在幫死去的單奶奶做頭七。」阿森緊張的聲音都在發抖，「為什麼我們的花圃會發光，那個……咦？」

他不可思議的看著就近的花圃裡，有個人影插在土裡，搖搖晃晃。

藍臻臻倒完兩瓶曲線瓶，連一半都圍不起來，低咒著只好快點裝上熱熔膠，阿祖啊，你根本是來亂的，外面這麼多可樂你不喝，為什麼要喝結界用的啦！

「快點回去！回去靈堂那邊！」

「那邊不能去啦！」周百音跟著奔過來，「靈堂燒起來了！」

「燒？」藍臻臻驚愕抬頭，「什麼叫燒起來了？」

她跳了起來，往靈堂設置的方向看去，卻沒有看到什麼火光沖天。

「照片跟供品莫名其妙就變成灰了。」周百音驚恐的喊著，「我們快嚇死了，冥紙連燒都不用就消失了！」

她身後跟著另一個兩眼發直的男人，是之前見過的成翔，他穿著螢光背心，原來他是今天大夜的值班，手上正握著一落冥紙，臉色慘白。

「裡面不是鎮著佛像？」藍臻臻不可思議，「那裡應該是最佳的避難所……」

不，不對，佛像得要有真的神進人才有效，否則空的神像，裡面也可以是孤魂野鬼、魍魎鬼魅……

「那個……是阿水嬤的老公嗎？」周百音掩嘴尖叫，指著就近的一個人喊了出聲。「元寶伯！」

在花圃裡，浮出了一張他們都熟悉的臉，阿水嬤的老公、順伯的妻子，一個接著一個從裡面生長出來。

「唉唷，莫醫生你太緊張了，他們只是回來而已啦！」

遠方傳來熱鬧的聲音，不知道為什麼，藍臻臻覺得此時此刻這種喧鬧聽起來好刺耳。

到底是在笑什麼啦！看見眼前這副景象，怎麼還笑得出來？

阿水嬤跟文伯他們活像要去逛夜市似的，一整票歡天喜地的從遠處走來，一如單爺爺所說，他們不是在做悲傷的頭七，而是來接老伴回家的。

「妳發什麼呆啊！結界呢？」莫禪衝了回來，「他們被洗腦得太嚴重了，我

說不通！」

「音樂呢？沒關掉啊？」阿水嬭還拎著音響在身上咧。

「那不是重點了，先把他們封住！」莫禪這才看見場邊的人，「你們來做什麼？快點走！」

「靈堂是假的！裡面的香爐冥紙都燒毀了，佛像毫無用處，把他們都嚇傻了！」藍臻臻趕緊拿著熱熔膠槍在花圃的圍石上面點著，能拉多長就拉多長，「你們快閃！」

「佛像……你們沒先請神嗎？」莫禪覺得自己說了廢話，「不管了，你們離這裡越遠越好！」

「成翔……」土裡的元寶伯突然開口了，「成翔……」

咦？成翔雙腳彷彿釘在地上根本無法動彈，他就只是瞪著花圃裡的元寶伯，土裡長出來的那個元寶伯，雙眼已經緩緩睜開，衝著成翔呼喚。

「怎麼……怎麼可能……」他全身不住的發抖，問題是土裡那個人、那副模樣跟聲音，真的就是元寶伯啊！

阿水嬭看見自己的老公了，藍臻臻還在努力的繞著熱熔膠，但真的來不及，花圃這麼大圈，熱熔槍也沒有這麼好用，而莫禪已經看出來不及了，立刻備好傘跟極長的佛珠鍊，進入備戰狀態。

咒文與對應的法器已經準備好，如果可以讓他的靈力恢復的話就更好了，他沒有忘記閱覽室裡的魔，那東西的存在讓他極度不安。

「嘻——」

「呀呀——」尖笑聲在四處響起，這總算讓阿公阿嬭們略微卻步，莫禪回首看著昏暗的天色，許多影子飛掠，一個個衝進了花圃裡。

唸……唸……

手指頭顫動著，正低首專注的藍臻臻不由得分心，她正前方有隻手緩緩移動手指，她忍不住抬起頭，看見的是一個阿嬭，半閉的雙眼正看著她。

「回來了……」她虛弱的說著，卻挑起了笑，「我回來了。」

藍臻臻不認得這是誰，但是她的笑卻讓她全身發毛，皮笑肉不笑的嘴角，加上那詭異的眼神……

「我回來啦——」下一秒，阿嬭倏地衝出泥土，伸長手就往藍臻臻臉上抓過去。

「哇！」藍臻臻向後踉蹌倒地，阿嬭沒有得逞，因為她剛剛在圍石上已經點上了熱熔膠，及時擋下阿嬭。

一個個老人家從土裡鑽出，他們還真像是從地獄爬回來的，渾身是土，面容猙獰扭曲，那雙眼透露著殘虐，還有某種渴望。

她來不及圍起結界！藍臻臻忙向後退，抓過自己的手提箱，看著十幾個人一個個「出土」！

「啊啊！老仔！」阿水嬭多開心啊，雙眼都亮了，直直走向花圃。

「不要過去！」莫禪立即阻攔，「那不是人，那是鬼啊阿嬭！」

「我們知道啊！」一時之間，阿公阿嬤們居然異口同聲。

莫禪这下可傻了，這些阿公阿嬤們是怎樣？出土的是靈體他們也知道？

「我們就是來接他們回家的啊，由我們親自帶回去，然後再帶他們回到自己的身體。」順伯說得可自然了，「你放心好了，那個什麼……SOP 我們都知道。」

「阿春仔！」文伯開心的在呼喚了，「阿春仔！」

還有 SOP？莫禪跟藍臻臻分站花圃兩端，簡直不可思議，這些長輩們看見亡靈居然毫不生畏，而且瞧瞧他們的臉，這些亡者的臉怎麼看都跟他們認識的另一半不同吧？

他們明明邪氣逼人啊！

「回來了嗎？」另一頭居然出現另一票人的聲音，「快點快點，他們回來了！」

藍臻臻驚愕的趕緊衝向左邊，意圖阻止從另一區趕來的長者們。對啊，自殺的有十幾個人，絕對不限阿水嬤這區的。

「阿春！」文伯根本不理會莫禪，直接走到花圃邊，一個福態的阿嬤正看著他，「阿春，妳回來囉！妳病都好了嗎？」

「文伯！」莫禪正在把阿水嬤拉走，「阿森，快點把他們帶開！」

「你幹什麼啊，我是來接我老公的！」阿水嬤氣急敗壞的推著莫禪，「你們什麼都不懂，走開！我的寶哥呢！」

「人死不可能復生，這些亡者不是你們的另一半了！」莫禪厲聲吼著，「你們都被姚淑貞利用了！」

「你們當醫生的就什麼都科學啦，看看，這就是我的阿春啊。」文伯堆滿笑臉的朝阿春嬤伸出手，「阿春，來，我們回家。」

阿春嬤歪著頭，突然笑了起來，「哈——」

下一秒，她撲向了文伯，張大嘴巴一口咬住他的頸子！

噗滋一聲鮮血四濺，濺了站在後頭的順伯一身，所有長者終於停下腳步，不可思議的看著眼前這一幕，接著十幾個亡靈長輩們，也全都瘋狂的撲向了文伯！

「我要我要——」

「給我——」

文伯連喊都沒喊出聲，眨眼間被壓到了地下，下一秒血花四濺……